

麥克阿瑟新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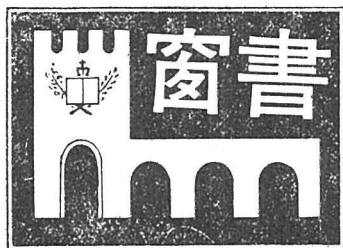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曼徹斯特 (William Manchester)

出版：波士頓市里特布朗出版公司 (Boston: Little, Brown and Company)

頁數：七九三頁

售價：十五美元

評介：戈德曼 (Eric F. Goldman)



大多數想法自由、以及很多想法

並不那麼自由的美國人，都記得起美國陸軍的麥克阿瑟上將，如果不把他當成是個真正的邪惡人物，就認為他是個怪僻惱火的人。他們還記得他在一九三二年三月裏，調動陸軍阻擋饑餓的退役軍人所舉行的「退役金遊行」；他多年中詞藻華美的反共演說；韓戰中他想反抗杜魯門總統（那就會引起第三次世界核子大戰）。尤其，還有這員上將的自負——金綬軍帽啦，着意翹起的玉米梗煙斗啦，一排排耀眼的勳標啦——一生的戲劇作風，以及這種作風經常的暗示，麥克阿瑟渴望成為美國騎在馬上的男子漢大丈夫。

儘管有這麼多年的爭執，却一直沒有一本大傳記。現在却有一本了，在很多方面，曼徹斯特這本「麥克阿瑟新傳」(American Caesar: Douglas MacArthur 1880-1964)，定會使地地道道的反麥派高興了。這本書強調了麥克阿瑟搖搖擺擺的自我主義——偏執狂——他在華府一而再再而三的表徵行動，完全爲了私人仇敵的陰謀，他那種牽強附會的、

有時毫無根據的努力，把新聞加以控制；他沒有能力設想到自己的錯誤，或者使自己對上級服從；以及他暗中計畫要使自己成爲，如果不是美國騎在馬上的男子漢大丈夫，至少也是下定了決心的右派總統。

可是痛擊麥克阿瑟，却決不是這本傳記的着眼點。在二次世界大戰期中，曼徹斯特曾經在登陸沖繩島的海軍



軍將瑟阿克麥

陸戰隊第二十九師中作戰（十二月十日「紐約時報書評」，載了一封讀者投書：「貴刊『麥克阿瑟新傳』書評中，戈德曼說：『正如曼徹斯特所著大多數書籍般，這本書也基於廣泛的研究。』」不過，戈德曼並不像曼徹斯特，對曼徹斯特在二次大戰的服役，並沒有作恰當的研究。戈德曼說：『曼徹斯特曾經在登陸沖繩島

的海軍陸戰隊第二十九師中作戰。」而在記錄上，二次世界大戰中，並沒有海軍陸戰隊第二十九師。曼徹斯特在海軍陸戰隊第六師第二十九團中服役——師長是謝頗德少將……紐約州森林崗史柯特上」）（譯註）那一次作戰，由海軍獨立下令執行；後來遭受麥克阿瑟將軍的譴責：「簡直是可怕。」所持的立場便是毫無必要地犧牲人命；那一役使得第二十九師蒙受了百分之八十的傷亡，而曼徹斯特上士本人也受傷兩次。他對麥克阿瑟關心他部隊中的官兵生命，以及越島進攻那種精彩絕倫的戰術，能使他的部隊以難以置信的少數傷亡，重行收復浩瀚太平洋中的大部份地區，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尤其，曼徹斯特在早期事業中，曾經是諷刺作家及編輯人孟肯的得力助手，他一些孟肯式的態度，證明了持久不變的相同風格。九個月以前，曼徹斯特在「紐約時報」上發表了一篇文章，他嘆息當前美國「誇張的」、「不容異己的」平等主義，以及美國「卓越、優秀」甚至雄偉的遠颺，他寫道：「出類拔萃本身已經受到懷疑了，民主只應當局限在投票上。」對曼徹斯特來說，麥克阿瑟是超羣蓋世的超人，具有非凡的勇氣、泰嶽的智慧、井然有序地盡忠職責的統帥，「不但是美國所曾有的最富天才的大將，」而且是一位滿腹經綸的全球政治家。

當然，曼徹斯特對麥克阿瑟的仰之彌高，影響了他的闡釋，最重要的便是他對韓戰期中，麥帥與杜魯門總統之役的處理。他發現麥帥的論點與行動有相當多的價值——顯示出對杜魯門總統相當沒有甚麼用處——多得超出了以前對這個主題作研究的可靠學人。本書中擁麥的傾向，顯然也是同一樣的只在小處。麥克阿瑟性格的任何一部份，包括膀胱在內，都能呈現英勇的品格。有一天，國會爲了杜魯門免除麥帥兵權的聽證正在進行，午餐時刻中送了夾

心麵包片來代替，「將軍甚至連洗手間都沒有去。」

偶爾，曼徹斯特對自己的主題人物太深入了，深深為麥克阿瑟華而不實的、十分所感的修辭所動。麥克阿瑟將軍在馬尼刺官邸中，接到珍珠港消息時：「站定，轉動，前進……將軍蹣跚着……還在蹣跚……蹣跚，蹣跚，蹣跚。」這次免職後，在返回美國的飛行甲板上，「琴恩（麥帥夫人）靜悄悄坐在他身旁，他不時把鉛筆放在一邊，他們眼光相遇，默然無語手兒互握。」而至少有那麼不對勁的一會兒，曼徹斯特先生在他最糟的隱喻中，辦到了超過麥克阿瑟：「朝鮮半島垂下來，就像一條纍纍然偉勢，介乎伸開大腿的中國東北和日本海中間。」

就大體上說，「麥克阿瑟新傳」的筆力風趣、文雅、熱情。也像曼徹斯特所著大多數書籍般，這本書也基於廣泛的研究。在處理麥帥一生所有變動劇烈的插曲，甚至危機性的杜麥對抗時，他都保持着一種大公無私的水準；他們自白宮那一幫的觀點，同意到最後麥克阿瑟非撤換不可。就全書來說，這本傳記在基本上既不擁麥、也不反麥。麥帥「複雜」，是一位「非常前後矛盾的人……最優秀的，人中最差勁的。」簡言之，曼徹斯特對麥克阿瑟的愛惡兼備，而愛惡俱存具有它的優點。

當然，曼徹斯特以他的累積瑣細事項而知名，而在本書中更是豐富；有些很沉悶，大多數很引人，幾幾乎所有都透露出：麥克阿瑟的家庭，父親是北軍中獲得國會榮譽勳章的得主，母親是南方美人兒，更是對軍人一切事物都崇拜——不論北軍、南軍，要全家人對每一種可能的場所敬禮，連接到消息說自由女神銅像運到了紐約在內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，麥克阿瑟在殘忍的塹壕戰裏，找到維多利亞時代的冒險故事，他採取斷然處置藐視鋼盔，身上的制服是套頭毛衣、馬褲、和母親手織一公尺二長的圍巾。在西點陸軍官校當校長——一九

二幾年代初期——下令把遠東地圖顯著地掛出來，沒有一位教授或者學生能錯過這種訓示；他極其渴望總統職位，以致於對羅斯福深深痛恨，在白宮，他的整個態度激怒了羅斯福；兩個人在夏威夷相會見時，羅斯福要找個攝影師，把褲襠沒扣的麥克阿瑟拍攝下來。他聽說加拿大爲了崇拜英雄，把一座山以他的勁敵艾森豪將軍命名時，變得怒容滿面，旋即才笑着說上一句：「你們知道，想想加拿大的地形，那是座座小山頭嘛。」他在日本是幾近絕對的統主，仔細思索「共產主義」、福利國家正在美國復蘇，這時他却下令在日本人生活中，作了更激烈的改變，引着東京一隊歌舞女郎——她們對突然間婦女平等和勞工工會都不甚了然——發起一次罷工，腿只要踢得通常一半高。

曼徹斯特這種數量繁多、可讀性高的故事寫了下去，「美國凱撒大將」的更大意義便顯現了。

（節譯「紐約時報書評」七八—十一—十二—〇七）

譯註：戈德曼的錯誤雖然有讀者去函更正，仔細一點的書評家，只要翻到本書首頁，應該不會出這個紕漏。下面是「麥克阿瑟新傳」作者在這頁的「獻詞」：

獻給

海軍陸戰隊第二十九團

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，

三千五百十二人登陸沖繩，

八十二天倒下了兩千八百廿一人；
是美國海軍陸戰隊一個團
付出的最高代價，
在一次戰役中。



「你們經過的人，去告訴斯巴達人，
我們遵從他們的約定，
在這裏伏屍成仁。」

希臘詩人西謨尼達斯 Simonides 詠「塞摩匹里關」句。(Thermopylae, 公元前
四八〇年，希臘國王李恩尼達斯率兩百名壯士，在這裏抵抗波斯大軍，血戰三天後
，全體成仁。)